

基层镇长

官场游戏把人变成魔，只有成为魔才不至于落入鳄鱼的口

离离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基层镇长

离离◎著



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



d099987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层镇长 / 离离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12

ISBN 978-7-5463-1392-4

I. ①基… II. ①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5844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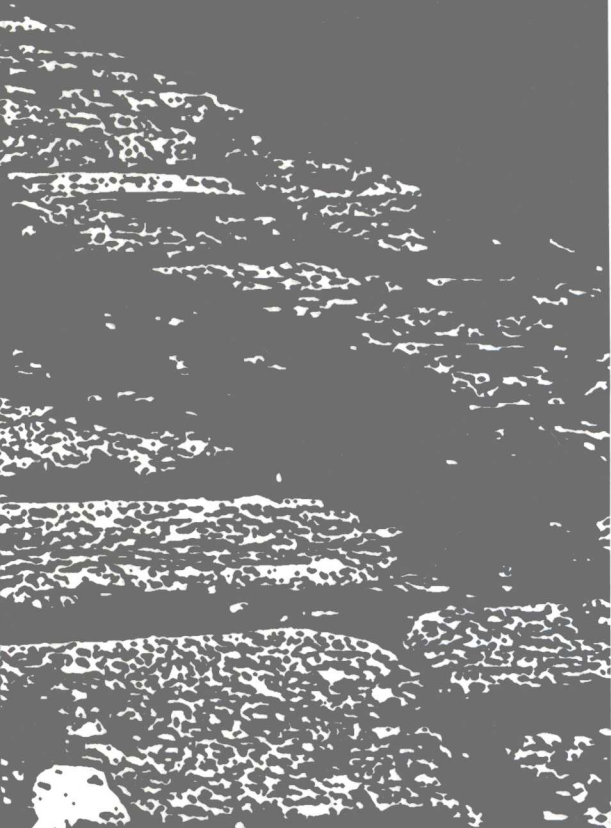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: 基层镇长
著 者: 离 离
责任编辑: 韩 笑
封面设计: 点石堂·王 鑫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22
版 次: 2009年12月第1版
印 次: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1392-4
定 价: 29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作·者·简·介

离离，本名王庆华，中国作协会员、世界华文诗社理事，现为吉林省作协专职作家

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诗作、散文、小说散见各类期刊杂志，部分作品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。先后出版过诗集两部、散文诗集一部、中篇小说集一部、长篇小说十部，其中《不想分手》、《帅哥时代》、《落红》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。





第一章

花家的悲号声从镇南传到镇北，几乎震撼整个花妖镇，赶上夏日，各家各户老远听到悲号声。因为是办丧事，为忙事人进出方便，花家那道大铁门大开着，小洋楼和院落的一切曝光在人们眼皮子底下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，有的趿拉着鞋子、有的光着膀子、有的只穿个背心，里面的大乳房也在跟着主人跑，拱得背心直颤动。一会儿工夫，花家被围观群众包围，花家院落被围得密不透风。花二头裹白布跪在媳妇月凤的棺材旁捶胸顿足地哭号着，边哭号边像个老太婆一样数落着，说月凤坑死他了，说月凤为啥不带走他？说月凤本来可以顺产，为啥去拦截疯癫的花大？为啥不等他回来？花二边哭边数落边拍腿，其哭声撼鬼泣神。人群里几个女子被感染，她们由起初的好奇变成和花二一样痛哭流涕。

花铁匠蹲在一旁吧嗒旱烟，不瞅不看儿子，脸上也全无表情，只是偶尔几条皱纹在脸上疯狂地颤抖几下，表示他还有神经存在；人称花痴的花大，这时候戴顶破草帽、光着脚丫子、赤着上身出现在人们面前，下身的裤衩子散着一股难闻气味。花家疯子亮相，有人嬉皮笑脸凑上前，忘记花二这个武松存在，上前去扒花大的裤衩子，边扒边说对不上牙齿的话，说花痴你那鸟东西没被摸肿吧？咋这么臭啊？裤衩子被扒下一半，花大自己脱下，露出黑不溜秋的鸟东西，鸟东西沾满污垢，看上去像中了炮弹。看热闹的大姑娘、小媳妇羞得直往人背后钻。花大的鸟东西向人群一一敬个巡视礼，然后掀起鸟东西抛出一杆黄醋，女人尖叫着躲闪着，男人沙着嗓子哄笑着。乞丐花六抓住花大的鸟东西就是一阵摆弄，花二看到这一幕，没费半句话，一拳砸在花六脑门儿上，花六身子一晃悠人立马倒下去，人群一阵骚动，有人喊活该，有人喊出人命了。花二异常冷静地说：

“他死不了，我只用三分之一力气，你们谁把他弄走吧，要是再在这里瞎起哄，小心我一拳一个撂倒你们这些没事干的家伙。”

花二人高马大，那一拳让所有在场镇民望而生畏，有人议论说花二是铁匠

出身，十几岁混迹铁匠铺，练就一身蛮力气，又是血气方刚年纪，要谁命轻而易举；有人悄悄抬走昏迷过去的花六。围观群众似乎没过瘾，又似乎挪不动腿。总之，他们好似没吃饱饭的饿汉，对花家丧事贪婪又留恋。

花二二十三岁娶媳妇，一连气儿娶三房媳妇，又一连气儿死三房媳妇，都是小产而死。花二头个媳妇娶进家门时，花大在京都大学就读法律系，要是不发生后来的事，花大现在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司法人员。花二第一任媳妇是镇子里陈马列的女儿，陈马列本名叫陈风，是某个建筑部门木材车间的工人，因为平常喜好和人家理论，动不动搬出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“陈马列”的绰号。女儿死的当日，他还用毛主席的话劝解了女婿，把毛主席的话篡改成以下的样子，他说，毛主席说死人的事是经常有的，关键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还是死得其所，我女儿为生产而死就是死得其所、重于泰山，所以女婿儿啊，你不要过分悲伤，万事想得开阳光灿烂，想不开地狱无门。

按理说，亲生女儿突然暴亡，身为父亲得号啕着揪住花二的衣领问个究竟才对，没想到陈马列不但没急眼，还用毛主席的话安慰了花二，这使得花二很过意不去，逢年过节拎了好吃好喝去看望陈马列，赶上时间充裕还会和陈马列喝上几盅，直到娶第二房媳妇，有了新丈人，花二才逐步减少去看陈马列。陈马列的女儿是难产而死，那个时候花妖镇还没有像样的医院，大多是赤脚医生，就连花县医院也只是些卫校毕业的半瓶醋医生。家家户户生孩子，要么由家人接生，要么由接生婆接生。花二家没女人，只好请来接生婆。花二娘当年是生花二死的，花二是由三娘带大的，三娘在他七岁那年暴病身亡。花二媳妇生产时如同杀猪般号叫，号叫一声，底下冒出一摊血水，要多恐怖有多恐怖，熬到最后媳妇一声惨叫咽了气。

花铁匠舍不得花钱，给花二说了个嫁不出去的小个子媳妇，花二和她没感情，在父亲逼迫下勉强接纳了她。陈马列的女儿个头小得可怜，差点迈进侏儒队伍，花二得费很多工夫才能完成一场性事。

花二本想反抗父亲，自己选择对象，来场自由恋爱，考虑到父亲那种倔犟脾气，他只好听天由命。一天，父亲兴冲冲迈进家门，身后跟着一个蓬头垢面女子，女子个头适中，头发上沾满树叶子，还有几只大个虱子活蹦乱跳地在头发上穿梭，似乎在寻找固定安家场所，又似乎厚厚的头发里缺氧，它们爬进爬出好一阵忙活。女子衣衫褴褛得不成样子，裤腿全都破成条，衣服零零碎碎张着口，好似当年赴刑场就义的革命者。脸上黑一块白一块，身体散发难闻的臭水沟味道。女子进了门，花铁匠脸上的皱纹开始急速闪动，花铁匠有个毛病，无论喜事还是悲事，脸上的皱纹都会急速闪动。花铁匠噙着嗓音对花二下了



第一道命令：

“去，烧几锅水，把那个大木头盆刷干净，给你媳妇洗个澡。”

花二犹疑间，花铁匠木了脸。花二知道父亲要发脾气，尽管满怀不愿，还是按父亲的旨意烧了水、刷了好久没用的木头盆。木头盆之前只有自己用过，父亲成年累月不洗澡，自然用不上。镇子里有了澡堂子，花二不再在家里泡澡，可是得背着父亲。父亲花钱方面谨小慎微，能不花的钱就不花，目的在于供大儿子念完大学。花家祖辈没出过秀才，都是些扛大活、做手艺的。背着父亲花钱很不容易，得一分一毫地积攒。改革春风刮到镇子里那会儿，镇子里多了不少店铺，还有杂耍班子出现。花二趁休息时间跑出铁匠铺临时找活干，扛麻袋、去店铺帮零工，和杂耍班子一起出场，把砖头往脑袋上拍。一次脑袋被砖头拍出血，换来五十块钱，回到铁匠铺撒谎说被一辆大卡车撞到。

水烧开了，花二认真调匀水温，不冷不热时，他向花铁匠开了口，让花铁匠通话给要饭女子。花铁匠紧密吧嗒几下嘴巴，早烟冒出呛嗓子的辣味，随后瓮声瓮气说：

“你小子是过来人，这点事还让老子费心？帮她洗澡吧，他今晚就是你媳妇了，怕个球。”

听了这话，花二心里老大不满，心想，都啥时代了，还包办婚姻？别说大城市，就是在镇子里一对对男女青年，哪个不是自由恋爱？老顽固，非把儿子折磨死吗？内心隐藏这些话，面子上还是一副恭维状，花二就是不敢惹怒花铁匠。从小到大，花二怕足花铁匠，花铁匠揍起人来，能把人打个半死，一只胳膊能担起二百斤重的铁器，也是高头大马，身子骨结实如牛。因此花大、花二全都畏惧这个经常板着脸的爹，也因此花大拼命考上一所大学，目的在于远离凶神恶煞的花铁匠。

要饭女子躲在一旁正大口往肚子里塞杂面馒头，噎得直打嗝儿、瞪眼，还是不住地往嘴里塞，看上去好像有些日子没吃东西。花二走近她，她紧紧捂着前胸，唯恐花二看到什么。花二见她这样，双眼半瞥向花铁匠，半留神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花铁匠火刺了，一尺长的烟袋锅往鞋底上磕了下，起身、瞪眼来到女子身旁，虎着脸朝女子说了难听话：

“咋了，吃饱了肚子，想翻脸不认人哪？一个穷要饭花子能有人看上，那是你的造化，愣在那做啥，还不快洗净自己，晚上你就是我儿子媳妇，穷摆设啥劲儿。”

花铁匠唾沫星子直冒地说完这样的话，视线挪向花二，指着花二的鼻子，骂花二是头不争气的骡子，还骂花二没囊气，一个要饭女子都制伏不了，还想

当爷们？花二听到这儿，知道自己离挨打只有一寸远，管不了那许多，先救自己要紧。花二闭了眼睛上前拖拽女子，女子执拗着不肯就犯，花二来股花铁匠的脾气，一个抡子把女子拖拽到木盆前，女子的破衣服转瞬裂开大口子，一对黑糊糊的乳房呈现在花二面前，花二愣了下，这才想起该说什么。这时花铁匠倒背着手走出家门。花二缓和了语气，但声音听着还是硬硬的，像根木头棒子。花二说，你快点脱衣服吧，晚了我要挨揍，你也会给轰出去继续挨饿、要饭。我也不想讨个要饭婆，可我爹把你带回来，我得听我爹的。你那身子不用人帮忙咋能搓洗干净？你这样脏，人家澡堂子不会接待你，趁早进木盆吧。

听了“继续挨饿”这样的话，女子果然乖顺地进了木盆。

花二一点点、一片片、一层层搓洗着女子的身体，木盆里的水很快黑了，上面漂浮一些黑色泥垢，长长的，跟黑蛆一样。换了几次水木盆才清亮，女子身上的泥垢被全部洗掉，露出洁白本色，肌肤也滑腻得让花二想撒尿。女子瘦骨嶙峋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，那是骨感美。

花二拿来自己的衣服给女子穿上，之前，陈马列女儿的剩衣服倒是有几件放在箱子里，可是眼前的女子根本穿不上，女子的个头足有一米六几。花二的衣服在女子身上来回逛悠着，好似飞舞的风筝。花二一直用“喂”称呼女子，女子告诉花二自己的来龙去脉，说她叫小芬，老家在山东，发了一场大水，家里的田地、房子都被淹了，父母、兄弟姐妹丧生在一片汪洋里，自己是因为在山上才幸免于难，后来水退了，就沿路乞讨来到他乡异地，没想到来到花妖镇的头一天就遇到好人。她把“好人”两个字说得很重，这令花二很不是滋味，他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自己和父亲的行为是否匹配“好人”这样的称谓，汗水顺着脖子淌下来，花二一亏心就冒汗。

小芬的身体不再像乞丐，头发依然像乞丐。头发长又乱，不好理顺，有些头发丝相互绞缠住，怎么也分不开，花二只好找来一把大剪刀，在小芬眼前晃了晃，意思是要剪掉小芬的长头发。小芬眼内露出恐惧，身体还向后翘了下，惊恐地望向花二，那情形好似花二要用剪刀杀了她，而不是为她理发。一个虱子扑棱落在花二的手背上，小芬蜡黄的脸立刻升腾红晕。花二借题发挥说，你头发上的虱子很难全部消灭掉，即使头发没绞缠，为清除虱子，也得剪掉头发。虱子像定时炸弹粉碎小芬的固执，一个大姑娘家虱子落在男人手上是件不光彩的事，何况眼前的男人身体结实、面庞英气，要是真成了自己的丈夫，自己也不亏。脑袋里有了这样想法，小芬痛快地靠近花二，头偏向一侧，腼腆地说出“剪吧”，花二大张开剪子，拢起小芬的一绺头发咔嚓就是一剪子，之后是接续拢起小芬的一绺绺头发。几下咔嚓后，小芬的落肩长发变成齐耳短发，



人也比先前精神许多。

小芬自己洗了头，几乎把头发上的大半虱子洗进水里，一共换了七次水，还有虱子漂浮在脸盆里，小芬有些不好意思地抬起头，准备向花二解释虱子是在什么情况下生的，可是花二转眼不知去向。小芬洗完头，对着一面乌涂涂的镜子照了照，发现一侧头发长一侧头发短，形成不等式。小芬不知道什么叫不等式，但她在一部电影画报上见过这样的发型，很漂亮，也很时髦。小芬心里一阵美气，感到花二很了不起。

花二在小芬心目中有了美好印象，小芬观察起花二的家。花二的家是砖瓦房，共三间，一个宽大走廊，相当于楼房的三室一厅。房子已经有年头，墙上有几处裂痕，屋里的摆设不多，东屋除了连墙的大炕，对面还有一排老式柜子，柜子上面放着一只花胆瓶，看胆瓶的颜色就知道有年头，胆瓶里插了把鸡毛掸子。柜子上除了胆瓶，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，再就是像很早以前有些人家那样在柜子上放了瓶瓶罐罐当摆设；西屋也有一面炕，炕是半截的，炕墙下有个一尺高的拱型小门，是热炕用的炉灶。炕对面只有一个小柜子，柜子上方有个镜框，镜框里镶着花大、花二兄弟俩搭肩勾背的照片，照片是彩照，是在京都大学门前照的。顺次望去，墙上有一排镜框，里面镶着花家的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祖先的照片，照片已泛黄，显然是岁月的痕迹。走廊里除了依次摆放几只装粮食的麻袋，还有烧柴、水缸和一面长架子，架子上摆放了锅碗瓢盆。总之花家不像是镇上的人，倒像是穷乡僻壤里的农民。

看过花家概况，小芬很踏实，心想，这样简单的人家坏不到哪儿去，安住下来不会有什么大波折。当天，小芬行使了女主人的职责，做好一锅香喷喷的米饭、炖了半锅倭瓜豆角，洗了几样农家菜。这些菜来源于花家菜园子。天擦黑，花二、花铁匠陆续回来，花二手里多个拎兜，拎兜里装了现成的裤衩背心，还有一套衣裤。这些东西是花二扛小半天麻袋赚下的，兜里还揣个粉色发卡。

花铁匠依然像从前那样倒背着手阴着脸走进院落，一进院落，几只鸭子栽歪着身子迎向他，他在院里的食料袋里抓一把米糠丢给鸭子，鸭子们欢快地迎上去。花铁匠咳嗽着进了内室，饭桌上摆了热腾腾的饭菜，花铁匠紧皱的眉头舒展开，阴脸也似乎要转晴，但还是介于半晴不阴间。花二打量一眼饭桌上热腾腾的饭菜，柔声地问向小芬：“饭菜你做的？”

小芬红着脸点了头，接下来一阵忙活，盛好满满一大碗饭放到花铁匠面前，紧接着又盛好满满一大碗饭放到花二面前，举止极其恭敬。花铁匠很满意，破天荒大方起来：

“花二，明儿爹给你拿上钱，给丫头买些新衣服回来，穿你的破衣服算咋回事。”

花二本打算说出实情，转念一想封住口，爹一向抠门儿，不如趁机把钱要下，留着以后应急用。这样念头一萌生，花二顺手把拎兜藏在炕沿底下。小芬的视线跟着盯到炕沿底下，被花二的眼色折回去。花二假装饿极的样子，端起饭碗往嘴里大口扒饭，想以装聋作哑激起花铁匠撒钱决心。以往经验证明，要是你太主动接受花铁匠的馈赠，花铁匠会满怀不愿拿出馈赠；要是你不打搅，花铁匠会急着往你面前撒钱。花二同时多了另一个心眼，那就是没直呼“小芬”的名字，也像爹一样叫小芬“丫头”。花二清楚爹的性格，凡事都要有个过渡期，要是没经过渡期叫小芬的名字，爹会没好脸色。果然花铁匠用筷子敲了下桌子，忙不迭掏出一沓钞票，从一沓钞票里抽出两张陈旧票子递过去，音调坚决地说，拿着臭小子，别看扁你老爹，只要是正事，你老爹啥时窝过钱？花二痛快地接过二百元钱，且趁机展开勒索：

“爹，你多给点吧，丫头从头到脚都得换。”

花铁匠没挑出什么毛病，向嘴里送了一块倭瓜，又重重地咬下一截大葱，鼓着腮帮子香喷喷地吃起来，而后一只宽大的手重又掏进怀里，重又掏出那沓钞票，从里面拣选比先前两张稍新些的一张钞票递过去，同时一双眼透过有些耷拉的眼皮狠狠盯了眼小芬。小芬看不懂花铁匠那狠狠的一盯是何意，花二对此了如指掌，知道花铁匠那狠狠一盯的意思是在警告小芬，我花老汉为你这捡来的媳妇投了资，你得对得起花家。不明其意的小芬，很怕眼前这个古怪老头，因此饭吃得相当文明，加上饭前填补了肚子，吃相跟城里经常下馆子的女子差不多，细挑菜、小口饭、慢嚼咽。

月上柳梢，花二带小芬来到西屋。花二要小芬上炕睡觉，小芬犹豫片刻，还是脱了鞋上了炕。花二看了眼脏了吧唧的被头，也像小芬那样红了脸，只是红脸被灯光遮掩住，小芬发现不了。花二有些结巴地说，等明天咱用爹给的钱买套新被子。此话一落音，他突然拍下脑门，几步冲出西屋来到东屋，花铁匠还没睡，关着灯，靠着墙抽烟，花二蹑手蹑脚进了门，弯腰拎走为小芬买的衣物。没留神，脑门磕在门框上，惊动了花铁匠。花铁匠一回头恰好看到花二手里的拎包，花铁匠如同鸽子般敏捷倏地下了地，一把拽住花二，顺手拉开灯。花二只好说出实情。没想到花铁匠居然没看拎包里的东西，唉声叹气一阵后郑重地说：

“花二啊，爹要不是供你哥念书，手头不会这么紧，你用那三百块钱给丫头买点常用东西，咱花家不能让人小瞧，过几天爹再张罗把喜事给你们办了，咋



说人家也是个黄花闺女，咱不能怠慢。”

花二一听，泪水马上在眼珠子打起转转，和花铁匠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也没听到花铁匠半句安慰话，倒是经常聆听花铁匠的训斥、吆喝，如今花铁匠一反常态，既让他感动，又让他心慌，他不知花铁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眼睛挂着泪水直愣愣地站在花铁匠对面。花铁匠一连气咳嗽几声再次发表言论：

“你哥最近没来信，不知他那里缺不缺钱，城里花费大，咱铁匠铺生意不如从前红火，爹也老了，镇子里的新鲜玩意也多起来，在咱们铁匠铺打家伙用的客户越来越少，你也该想点挣钱路，靠爹这个铁匠铺迟早要挨饿，现在又多了口人，过上一年半载，媳妇有了娃，家里又多人口，依我看你也去县里当个装潢工吧，县里如今大兴土木，装潢这个行当没准会赚大钱。”

花二想都没想应承下来，花二早就腻烦铁匠铺，整天叮叮当当，铁末满身乱飞，到月底还没多少赚头，只是苦于花铁匠淫威，才不敢擅自做主离开铁匠铺，眼下，天下红雨，爹突然提出要他离开铁匠铺，他真想敲锣打鼓庆贺一番。回到西屋，他把衣服一件件抖出来，要小芬换上，小芬说裤衩背心是内衣，她赶明洗了再穿。小芬望着那些衣服，柔情地瞥眼花二。仅这一眼，花二的心就花得不成样子，但他极力控制激动情绪，没等小芬试穿完外衣外裤，迅速关了灯。

花二合衣躺在炕东，背对小芬，心里像着了火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好似刚跑完百米冲刺。为不给小芬听到，他尽量往上提气。可无论怎样提气，身体都像猫抓狗咬般难受，鸟东西开始不安分，他按住鸟东西，希望它安分下来，不管怎样也要挨过这一晚，不然小芬姑娘会看轻他，还会把他看成大流氓。

那时花二把正常夫妻生活混淆成“流氓”性质，因而强烈压抑情感磁波。

小芬觉得花二高大的身材十分可爱可靠，不由得一阵心猿意马，和花二一样难以入眠，有所不同的是，她只想靠向花二，不像花二那样思想复杂、淫欲丛生。小芬试探性地拽了下花二的衣袖，企图让花二翻过身来。这一拽不要紧，拽断花二紧绷的欲望之弦，花二一个鲤鱼打滚翻过身，一下子靠近小芬，没容小芬有所思想，三两下脱了裤子，就把小芬生吞活剥了。

此后小芬和花二认真过起小日子，没用花铁匠破费举行婚礼排场，只是去镇上民政所登了记，全家人吃了顿饺子、鸭肉了事。小芬每天做家务；花二每天出去干装潢；花铁匠照旧光顾铁匠铺，虽说铁匠铺冷冷清清，他也乐此不疲地每天穿梭于家和铁匠铺之间。转眼几个月过去，小芬要临产，花铁匠出来进去都喜着脸，天天扳指头掐算孙子的到来。小芬爱干净，一天洗衣服不小心碰翻洗衣盆里的水，水哗地淌一地，她赶紧拿拖布吸水。砖地已被干上装潢的花二抹上水泥，锃明瓦亮。小芬来来回回干着活，居然忘记自己是个双身子，中午烧

饭菜时踩到没干利索的水泥地上，脚下一打滑、身子一趔趄人啪地摔倒。这一跤跌得不轻，腰扭了不说，肚子立刻阵痛，家里只有小芬一人，小芬努力爬到门外企图喊人，还没来得及张口，身体瞬间涌出大量血迹，由于失血太多，她已无力叫人。那个顽固孩子到她气息奄奄也没能出生，又是难产，孩子的一条小腿伸了出来，要是当时有人在身边，孩子大人怎么也不会瞪眼死掉。

傍晚花铁匠、花二父子俩一前一后迈进花家院落，花二是在路上遇到的花铁匠，为讨好花铁匠还买了瓶小烧，一路上吹着口哨回到家。刚进家门，花家爷俩傻了眼，花二手里的小烧当啷落地，玻璃碎片和酒液溅了满地。花铁匠拿烟袋的手抖得厉害，面部皱纹大幅度跳动着。花二一下子扑到满身是血的小芬身上，看到那只已经变硬变紫的小脚丫，花二险些昏死过去。

事隔半年，花二还是忘不了那只变硬变紫的小脚丫，一闭灯就能殷实看到紫乎乎硬邦邦的小脚丫。为此花二晚上总是开灯睡觉，也为此总是招来花铁匠谩骂，花铁匠骂他是败家子、不省油的烂灯。骂归骂，终归父子连心，每天晚上去西屋关灯时看见儿子蹬了被，还是体贴地帮儿子盖上，若是儿子沉睡，他会站在儿子面前老半天不动地，有时他还伸出粗糙的大手摸儿子光滑的脸，显然，他在爱怜儿子。可他的爱怜只藏在背后，不肯让儿子知晓分毫。要是儿子突然睁眼醒来，他会虎着脸冲儿子一通教训，诸如睡觉不关灯，想把老子辛苦挣的那点钱全部败光吗？再诸如你那么大爷们咋跟娘们一样胆小，怕个球，不就是婆娘死在家里吗，死人场面你老子见多了，你娘你二娘你三娘哪个不是死在家里，那会儿还没电灯，要是害怕早吓成灰末子。然后他倒背手咳嗽着离开。

连续死两房媳妇，花二再无心说媳妇，花铁匠似乎也没了先前的劲头，不再四下张罗给儿子讨便宜媳妇。花二干了两年装潢积攒下不少钱，花铁匠心疼花二，也不再把花二的钱拢到自己腰包。花二在镇子里显眼地方租赁了门市房单干起装潢。花二装潢手艺不错，他人没读几天书，但脑袋特别灵活，不管房屋面积大小，他都能设计得让人眼花缭乱、耳目一新。花二在当地出了名，人也发生根本变化，从不爱穿戴到喜欢名牌到屁股后面插个传呼机到骑上雅马哈摩托，花二彻底旧貌换新颜。花妖镇大街上再也看不到那个衣衫不整、鞋露脚指头、走路侧脸低头的花二。

花二原本内向不爱说话，见人脸先三分红，如今见人先打招呼、脸不红心不跳，骑着那辆雅马哈摩托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，样子极其威风。镇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见了咂舌弄骚地迎上去。之前这些小娘们根本没把花二放在眼里，走到花二近前不是掩鼻，就是匆匆离开。原因有二，一是她们闻到花二身



上浓浓的铁锈味，二是花二经常冷脸对她们，尤其一连死两房媳妇，花二的脸愈加阴气。

镇子里吃上自来水的同时，先进生活用品络绎不绝涌进来，人们再不用排队去铁匠铺打水桶，再不用为去固定水井加塞打水而遭众人斥责。花妖镇的男女很势力，当年镇子里使用井水时，花铁匠一家成了明星人物，只要花家人一露面，不管大人孩子都主动上前打招呼说梯己话。自从花妖镇有了自来水，人们逐渐淘汰水桶，再见到花家人冷淡地别过脸。花铁匠对镇民的变化不在意，不管人们怎样变化、怎样冷淡他，他还是见了熟人主动打招呼，问人家吃了没有。其亲热劲很像之前那些熟人对他那样。人家用鼻子回答他的问话，他也不计较，下次见面还是照旧不计前嫌地和人家打招呼。大儿子花大考上京都大学，这下子轰动了花妖镇，花妖镇的人们又开始恭维起花铁匠一家。与花铁匠撞面没话找话地说，啧啧啧，大侄子真是不简单，一头扎进京城，那可是皇帝老子盘踞的地方，他大伯，这下花家坟茔地可算撞阳，你老啊就等着吃香喝辣吧……

第二章

花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兜里的钞票多起来，人也就越来越自信，把老宅翻盖成一座小洋楼，整个院落扩大几倍，修了花园，通向花园的小径铺了雨花石，还有个外观精美的养鱼池。花二从南方弄来观瞻鱼放进去，整个院落立刻充满生机。花铁匠的菜园子依然屹立在原处，花铁匠没阻挡儿子在原址创建楼房，但放话给儿子，说儿子怎么折腾他不管，但要给他留下房前那片菜园子，说他吃了一辈子自家产的蔬菜，吃得舒坦放心，掐根大葱都不用清洗，要是毁掉他的菜园子，他就掀了儿子盖的楼房。

花二没办法，只好出钱买地皮把楼房往后让十几米，如此突显出楼房的亮丽。钱财越来越多的日子，花二没像有些男人那样去外面吃花酒，也没轻易接纳任何对她抱有企图心的女子。花二看上花妖镇书店里一名叫月凤的店员。月凤长相俊秀、人也文静，一说话脸就红，和花二从前差不多。花二想如今大姑娘的脸皮比牛皮还厚，哪里还见得着这样的文静女子？从看见月凤脸红那刻起，花二决定娶月凤做老婆。花二缺少文化，又想干大事，所以经常光顾书店，要么买书、要么这翻翻那摸摸，这几年干装潢，几乎买尽书店里装潢方面的书。

月凤一看到花二来店里，脸忽地红成一片。花二更加动心，动心归动心，以什么理由接近月凤，花二颇费一番脑筋，为此专程去了趟京都，准备去找有学问的大哥商量下。夜长梦多，花二想到做到，于当日乘飞机去了京都。本可以直接从花妖镇坐火车去京都，花二偏坐火车到省城，改坐飞机去京都。发迹以来，花二一直对坐飞机发痒痒，老觉得飞机那东西飘飘悠悠穿云破雾够刺激。没钱那阵子，天空偶尔有飞机经过，花二不论忙什么都要撂下，哪怕是正在厕所大便，也会慌张提了裤子疯狂地冲出去。人一来到户外，脖子抻得老长、脸仰成平行线去看天上的飞机，直到飞机进入云端，他还是一副仰脸朝天的样子。

京都都是大城市，能破出成千上万的花妖镇。楼房鳞次栉比，一座比一座高大；街面宽阔得能让你瞬间吐出满腔压抑；车辆川流不息，按指定跑线有序行



驶着，不像花妖镇那样杂乱无章、马路狭小，两边的车同时过马路只能擦身而过，行人给挤到房根旁行走。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之前还以为省城大得无边，来到京都才发现省城不过是大象鼻子，花妖镇不过是小蚂蚁。花妖镇眼下主要的交通工具只有摩托、自行车、带篷的三轮车，街面上偶尔跑几辆大卡车、吉普车，也能数得清，至于私人轿车，很少能看见。镇子里谁要上哪去，远一些的路程，几乎都坐带篷三轮车。

花二先过了把公交车瘾，最后坐出租车去了京都大学。

一路上，因为连续过瘾，花二没感到疲惫，眼内始终挂有对来往车辆的新鲜感与神秘感。出租车停在京都大学门口，花二迅速下了车，吹着口哨向校园走去，那情态好似他是这里的学生。按花大信上的地址他准确找到法律系男生宿舍，却没找到花大的寝室，于是他逐一截住宿舍里出来进去的大学生，叫住人家便问花大住哪间寝室，人家没停步子，甚至没看他一眼，边走边以摇头或一句“不知道”回敬了他，随后夹着书本匆匆离去。偶尔有人停住脚步，并不是为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觉得他好笑。大热的天，他里面穿了高领线衣，线衣外面穿了衬衫，衬衫领口处系了领带，外面还穿件西装。虽说都是名牌，可穿在花二身上一点看不出档次，一句话，那时的花二还不懂穿着艺术，穿着属于半土半洋，因此把里外名牌穿得一塌糊涂，倒是脑顶的小平头显得时尚些。当时城里某些大款流行平头款式，所以不看花二衣着，只看花二脑袋，花二还是有些气质和魅力。

一连气拦截十几个大学生，最后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停住脚步，告诉花二他们寝室里有个叫花运的，让他去看一下，说花运这节没课正在寝室看书。花二习惯性地摸了下平头，回答人家说他找的人叫花大，不叫什么花运。眼镜同学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匆匆走出宿舍。

那时候恰好是下午上课时间，很少有同学出来，花二站在法律系男生宿舍门口神态焦虑又茫然。这时他突然来了灵感，心想，没准花大真改名叫了花运。之前他就讨厌别人喊他“花大”，可他要真改名，为啥信上的名字还是花大？要是他没改名，又为啥那么多同学不知道花大是谁？倘若花大改名叫花运，他能收到他的回信吗？一时间，花二陷入谜团不能自拔，他站在门口想了想还是按眼镜同学说的寝号上了楼，心想，管他花运是谁，进去看看再说吧。

花二一活动，脑门子立刻沁出汗水，他只好摘下领带、脱掉外衣和衬衫。进入楼门，他大步朝楼梯走过去，门卫喊他回来，他东瞧西瞅一通，仿佛喊声和他没关系。直到门卫出来拽住他，他才恍然大悟。他登完记，嘴里嘀咕说，这大城市什么新鲜玩意都他妈有，上个楼还得他妈登什么记。来到眼镜告诉他的寝室

门前，他不知怎么突然紧张起来，长到二十几岁，还是头一次和学问人打交道，要是花运不是花大，下一步该咋办？要是花运就是花大，要是屋子里有其他人，第一句话该咋说才不至于给花大丢面子？花二自打三天五头去书店，除了买下不少装潢书，还买下不少闲杂书，比如什么奇闻逸事呀，为人处世大全呀，佛家用语呀，商场争斗呀，等等。他从里面悟出不少道理，还慢慢学会遇事思考的习惯。门半开着，花二聪明地探进半个头，这一探不要紧，他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声如洪钟地开了腔：

“哥，果真是你呀？”

正在看书的花大被花二的大嗓门击中，转过身，见是分别三年的花二，喜出望外地起身迎上去，拉住花二有些粗糙的大手，顺势牵来一把椅子，让花二坐下，情绪激动又真诚：

“花二，怎么想起来看哥了？”

花二搓着手，脸腾地红成鸡冠，露出少许腼腆，回话有些结巴：

“我，是，是来，求，求哥一件事的，不，不知……”

花大笑了，花二也笑了，兄弟俩的笑从本质上有了区别和差距。花大笑得文质彬彬，是城里人那种藏奸的浅笑，花二是乡下流传古老的那种憨笑，憨笑出牙花子和肌肉皱。花大浅笑不假，但绝对没藏什么奸。花大来京都不久便改掉从前的憨笑，并逐渐习惯表层浅笑。周围人都那么笑，久而久之，他有样学样把自己赤化成纯粹城里人。花二四下打量起寝室来，发现寝室跟猪圈差不多，几个床位的被子全都没叠，共用的桌子上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食品、有果皮、有牙具，还有几瓶不知放了多久的辣酱，瓶外沾满污垢。一进门靠墙那侧的卫生间里时不时传出腥臊味。花二不由得扇了下鼻子，心想，先前自己还空紧张半天，学问人不过如此，甚至比平常人还要不讲究。至此，花二瞬间产生特别自信，觉得自己将来不会比这些学问人矮多少。花二打量间，花大从床底下摸出一瓶矿泉水递给花二，要花二喝下去润下嗓子。花二喝了口，感觉热乎乎，非但没减轻热度，倒把热度提起来。

“哥，这大热的天，你就喝这玩意？一会儿咱们出去喝冰镇啤酒吃雪糕什么的，保你透心凉。”

“你呀还是把刚才吞吞吐吐的话说完全，省得你哥我在肚子里画圈。”

和花二、花铁匠三年没见面的花大，对花二的吞吐话颇为疑心，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不测状况。这些年寒暑假都在京都打工，老爹全靠花二照顾，想到长兄责任，花大不由得握住花二汗湿的手，这一握手，视线即落到花二的穿着上，难怪二弟热得跟在非洲一般，和自己宽松简单的穿着相比，花二简直是在过深



秋。他起身打开衣箱，从里面找出一件短裤和一件白色T恤衫递给花二，花二本是不想换下身上的衣服，但热得实在顶不住，就稀里哗啦脱下身上的衣裤换上花大的衣裤。花二换好衣服，花大带花二去洗浴室洗了脸。洗完脸，花二感觉轻松不少，脸上也不再淌汗，身子往花大床上一栽歪，心里话顺畅地溜出来，不像刚才那么结巴，也没脸红。他那阵之所以结巴腼腆，完全出于虚荣心理，毕竟俩兄弟足有三年没照面，从情理上说难免有些生分，现在那种虚荣心随着花大的关爱举动而转瞬消亡。

“哥，我在咱们花妖镇看上一个姑娘，可不知怎么和人家姑娘联络，你也知道我很胆怯，先头连死两房媳妇，镇里镇外知道花家底细的人家都说我是个克星，还说花家坟茔地冒气收不住子嗣。你说我哪还敢招惹人家姑娘？近两年我发了点小财，追我的姑娘也有半打，可我都看不上眼。娶了两房媳妇，我也多少有点两性知识，婚姻得有深厚感情，两个人没感情，那就等于脚和鞋不对号，硬穿进去，不是鞋破，就是脚指头挤得生疼。”

花大仔细听完花二的话，一双大眼睛滴溜溜转动几圈，立马想出道眼，他说，这事不难，你回去只要照我说的去做，不出一星期，那姑娘就得把心交给你。花大本想绕个弯子逗一下弟弟，看到花二焦急地等待下文，凑近花二，压低声音说，花二，回去后，你每天送给那姑娘几朵玫瑰，要买红玫瑰，它象征热烈爱情。然后你再打扮得时髦些、成熟些，千万不可拿钱显摆自己，那姑娘如果是个本分人，定会看不起你的显摆。姑娘只要肯接受玫瑰，你就有机会请人家吃饭。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睡炕头，要赢得姑娘的心，你得学会缠，啥叫缠？顾名思义，就是不放过任何接触姑娘的机会，另外还要勇敢，去除你畏惧的想法，现在流行一首歌，叫做“妹妹大胆往前走”，我说你得大胆走在姑娘前面。

花大的话，花二觉得有道理，趁机问道：

“哥，你有对象了吧？”

花大舒展的眉头立刻皱起，没回答花二的问话，倒是所答非所问地向花二问了家里情况。花二见花大岔开话题也没深究，把家里的变化如实告诉给花大，说家里的楼房睡着舒服，比过去睡火炕舒服百倍，还告诉花大，花铁匠的倔脾气改了不少，不再拿事一倔到底。说着从拎包里拿出一大塑料袋核桃仁，说是老爹亲自去山上打落的，连夜炒好又砸好的，最后想起问花大为啥把名字改成花运。

花大笑了，还是先前那种肤浅的笑，不深刻。笑时眼内永远藏着智慧。花大本不打算向花二解释改名这件事，一来，他怕花二埋怨，说他忘了根；二来他怕花二说给花铁匠，引起花铁匠伤心，毕竟花大这名字是老爹一路叫过来的，有